

朗朗書房
出·版·顧·問

德里

斋普尔

瓦拉纳西

焦特布尔

阿格拉

鹿野苑

恒河

红堡

风之宫殿

泰姬陵

迷失印度

一个在愚昧和恶习中打滚的地方

陈湘鹏 著

一个在神性与人性中升腾的圣地

幽暗迷离的国度

实实在在的印度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CIP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迷失印度

陈湘鹏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失印度 / 陈湘鹏著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117-3317-7

I . ①迷…

II . ①陈…

III 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 . ① I267.4 ② 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6795 号

迷失印度

出 版 人: 葛海彦

出版统筹: 贾宇琰

策划编辑: 黄海明

责任编辑: 呼延华

责任印制: 尹 珺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1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

传 真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字 数: 72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 元

网 址: www.cctphome.com 邮 箱: 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cctphome)

淘宝店铺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5626985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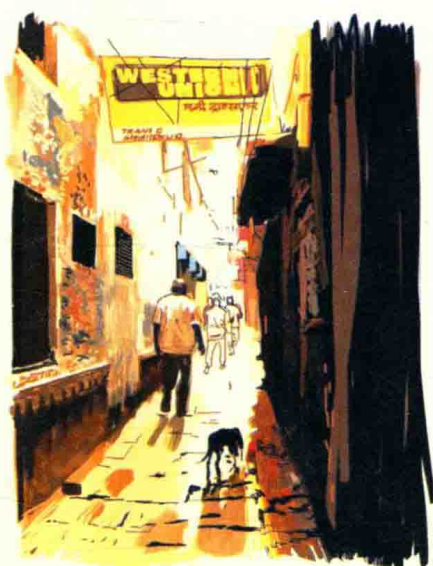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(010) 55626985



L
O
N
D
O
N

迷 失 印 度

2	/	气味从天而降
10	/	t u t u 噩梦
22	/	穷人的风流
42	/	文明的元素
60	/	享受迷失
86	/	最后一个觉醒者
98	/	生于历史
118	/	遇见中国人
128	/	印度列车
144	/	我们是镜子
158	/	美丽旧世界
178	/	拼凑认识
194	/	寻找落点
208	/	迷失的星球
226	/	后记





气 味 从 天 而 降

上历史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年，在曾经的中学历史书简单的定义里，世界曾被分为一群好人和另一群好人。这些定义似乎有待检验。而印度还在历史与现实的十字路口矗立不定：一群印度农村人还在跳舞，一座洁白的泰姬陵还在炫耀奢华的

爱情，河流还在不分昼夜地发出光辉吸引着疲倦的灵魂，佛陀的足迹也仍未磨灭，只要人们需要，思想会变成街道上的牛、天空中的云、一杯红茶或是一辆火车，借以洞悉生活并超越其上。印度的这些色彩被 1960 年代的战争抹上了一层阴霾。在曾经的历史书里，中国人对印度人有一种模糊的优越感——印度似乎一直没学会讲卫生。在中印两国之间，明眼人都能看到一场赤裸裸的较劲：两个东方古国，正在拼命地向前奔跑，而且中国似乎胜了。然而一个意外的问题是，地球已经阻止不了很多新一代世界女性纷纷以印度为精神家园，披上一身花布，狂热而做作地去那里寻找心灵归宿。

德里火车站外灰扑扑的水泥路面上污水横流，腥味从天而降。橄榄绿色的机动三轮车满街飞舞，车轮一闪而过，一排男人对着墙根簌簌撒尿的身影却深深映在眼前。十几米外，印度世界早已敞开其最真实的部分：丈夫、妻子、孩子和狗都睡在大街上，堵住了你的去路。毯子这边，他们的黑脚伸出来，像一截烧黑的树根。毯子那边，他们空洞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你，令人退缩。

奈保尔从伦敦经地中海来到这里时，为世界的倒退而惊惧，他气冲冲地责备着这块不思进取的地方。这位印度裔作家勾勒了一个迥异而真切的印度，一



德里街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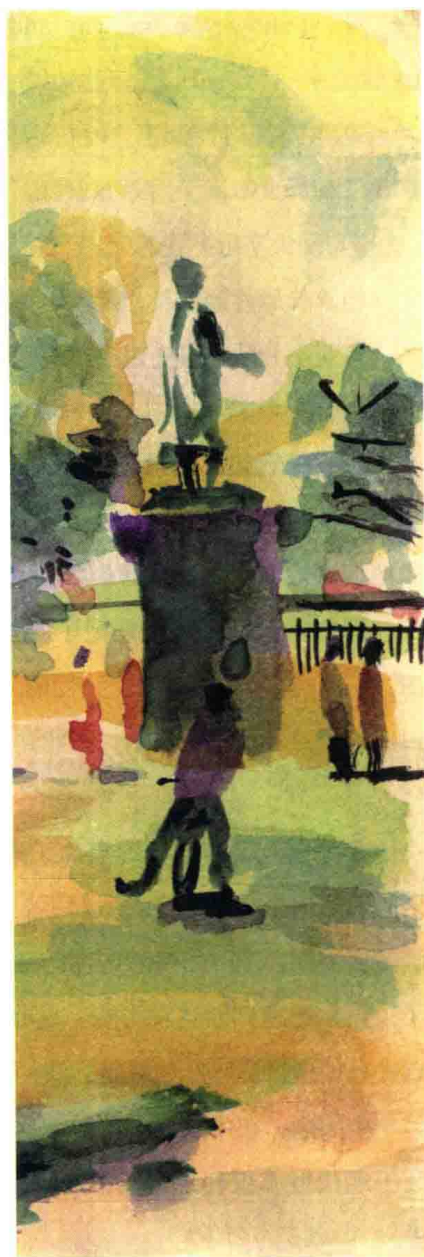
个在愚昧和恶习中打滚的地方。他称之为一个幽暗国度。考虑到奈保尔自己就是一个恶习缠身的作家，他的说法不禁令人加倍认同。对印度充满期待的人全都退缩过。站在大街上的前两分钟里，你只想回家。但这只是一层表浅的不适应。习惯了异常的腥味之后，你很快就感到收获多多，就像你参观动物园时看到了奇特刺激的景象。哇哦，你来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印度！对于旅行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更享受的景象了。德里的腥骚味是一个绝佳的开场白。两周之后，奈保尔也收起脾气，初履印度的文明人经历了一番神经过敏。

天色已晚，我们去找火车站附近的“火车站奢华酒店”。三女二男背着花花绿绿的旅行包走在印度人里，极容易变成目标。就在离开德里地铁的时候，游客迅速组成了一个东亚小分队：两个北京人，一个美籍华人和两个韩国人。在印度人欧化的面孔中，东亚民族的蒙古人种特征显露了出来，我们像一群滚动的白肉球，清秀而僵窘，只盼望尽快钻进酒店里。

在这里每多走一步就会多一分危险，在冲锋衣下抓绒衣里的秋衣内，我的所有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准备随时踢向一个印度人的两腿之间。

一个印度人赤脚向我们走来。他十分黝黑，现在是夜晚，他的牙齿和两只眼白几乎悬浮在夜空中。他上下纷飞地说着英语：“Hello friends, where are you going?”我们沉默着。沉默是国际语言，可以以一挡百解决问题。我们的无视几乎直穿他的身体。但德里是沼泽，十多个机动三轮车司机围拢过来：“Hello friends, where are you going?”我们保持着忍者般的冷静，一路小跑冲向天桥。

印度人都被我们的沉默打败了。只剩最后一关，一位身着蓝色阿迪达斯运动服的印度人冲着我们微笑，他站在灯光下，更帅一些，英语也更清楚一



些：“I’ ll show you the way and you can through the railway station from there.”

“No ! No ! No ! No !” 禁不住软磨硬泡，我对印度人说了第一句话。

“Don’ t worry, this is free, I just want to help you.” 他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“Thank you !”

他耸耸肩，摇摇头，友善地笑着。

东亚小分队径直走过去，但我心里有了一丝轻微的动摇。

有些感觉如此熟悉，能够伴随一生——我们被坏蛋环绕。“小八路”勇闯封锁线的孤独和坚毅合成的荣誉感像一股酸液溢满心头。“别理他们。”“不要和他们说话。”“我们只管说汉语。”在这片猖獗的热土上，我们含着泪水点点头。那位美籍华人姐姐熟记了德里火车站的行走攻略，率领我们走到天桥入口，那里有一个标记：1。我们的计划是：从1号口进入，登上天桥，从16号口出来，只要越过火车站，就能到达对面的“火车站奢华酒店”。

在1号入口的安检通道前，穿皮夹克的人拦住了我们，在他大说印地英语时，表情也越加严肃。我们不能从这里穿过火车站，因为正值印度大选，外国游客需要办理一份特殊时期的通行证。我听得到我们的脑子像齿轮一样拧紧了，正在迅速判断这种形势：这是一个骗子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要在半夜11点去办理通行证吗？如果是，我们又该如何闯过安检入口呢？这隐约还包含了另一个问题，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想起奈保尔，他载着一肚子现代世界权利意识，第一个回合就为两瓶入境的红酒气晕在德里市政厅里。

不要刺激他们。如果印度政府和地方流氓做出反应，届时将会有一张网置我们于绝境，警察、黑社会、集中营那些制定规矩的地方，处理个人命运就像清理垃圾一样。我和丽丽乘坐一辆机动三轮车去办通行证。在我们乘车离开时，美国姐姐和韩国情侣与我们分了家，他们在原地站着，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围了上去。我最后向他们挥手时想，他们的中情局和无人机是不是能保护他们？

我搞不清楚我和印度的关系的真实状况，拜我们一些不牢靠的历史知识所赐。历史上的种种纷争已成为尘封往事，另一些人可能只是在追随着生意场上的利益。我在尼泊尔和泰国感受过异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善。我想确认我自己的朋友们到底是谁，然而谁可以告诉我这本已模糊不清的答案？



t u t u 噩 梦

机动三轮车在德里黑暗的街道上行进了100米，我已经察觉到我们正在往圈套里钻。此刻我必须靠自己了。我沉住气，尽可能表现出快快乐乐的自信，随着突突车的发动机声钻进了狭窄的巷道里。在路灯下，机动车司机像一只瘦小的黑猴子，

头戴一顶毛线帽子。他越开越远，明显偏离了方向。我已经醒悟，这样瘦小的人，就适合扮演一个诱拐者。但我想重新掌控局面。“我们已经走偏了，朋友。到酒店不需要绕这么远的路。”

他炒豆子似的说了一通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不可能……因为……大选。”他笑着说。

不！我怀疑他们不过是利用大选来做生意。在一个假惺惺的社会里人人都会做这样的事。

“该死的大选！”我说。黑暗之中，只感觉德里的一角都崩塌了。

“黑猴子”带我们到了一个更窄的街道上，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上了门窗，最后一个亮灯的小卖部也消失不见了。这个街道和胡同弄堂差不多，只是像粘了脏脏的油脂。

“喔！喔！喔！我觉得你走错路了，朋友。”

“黑猴子”没有搭理我们。

我和丽丽对视一眼。

车再拐弯，停到了一间亮着灯的小房间门口。

16世纪达·伽玛发现印度时，遇到的情形与我们差不多，只身深入陌生和黑暗之中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，其次是权衡利害关系。保持微笑则能让交易变得更容易。我微笑着跳下车，走进这个小房间。丽丽坐在车上在外面等着。

吸引我冒风险最根本的理由，还是对人性的信任。我推开玻璃门，回头看了一眼丽丽，她也看着我，我们赌的可真不小啊。

走进屋里还要下两层台阶，这个半地下室里有一张桌子、一台传真机和一张印度地图。两位高高大大的欧美女孩回过头来看着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这

时，丽丽在门外叫了起来：“喂！喂！湘鹏！”

我冲出去，只见突突车司机已经调转车头，发动了引擎。

“嘿！嘿！”我扬手去阻拦。

他笑了笑，车身一震，一瞬间消失在黑夜里了。

我回头惊愕地看着丽丽，丽丽站在路边守着两只旅行包。

“落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仔细想想。”

“……还没给车钱。”

“嗯，这个可以有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跑？”

“我们并不了解印度人。”

我必须回到小白屋里办理大选通行证。两个欧美女孩看我了一眼，似乎在笑。一个印度人从她们身后走出来，冲我摆摆手：上楼。

我跟了上去。

楼梯又窄又陡，他的屁股像一个集装箱沉重地悬在面前。现在已经确认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现在，我宁愿这是一个传销组织、一个黑旅社，或传统三合会那样的黑社会分支机构。但万万不能是激进组织。

二楼有三个小隔断，两双人字拖扔在每个隔断的门口，形似传销据点，这种地方只是为了进行最匆忙的对话，别无他用。我进入其中一间，这位印度朋友正在打电话，抬眼看我了一次就不再理我。